

光緒甲午新修臺灣澎湖志

第五冊

光緒甲午新修臺灣縣志

卷一
縣志

甲午新修臺灣澎湖志卷四

文事

澎湖雖未立學宮。而歲科兩試。由廳局門校藝錄送提學道。例給衣巾。則亦略如中學之制矣。至於書院培養人才。以輔儒學之不逮。而在澎湖所關為獨重。今則師生膏火束脩。及祭祀賓興。經費亦已裕如。雖其款項猶歸官辦。而苟措理有人。亦何難徐求經久之方。以善持其後哉。究之既履其地。當顧其名。修舉振興。是所望於留心文教者。為文事略第四。

學校

附書院
試館

書院

選舉

學校

澎湖舊隸臺邑。遠隔大洋。童生應縣府試及道試。往返動逾半載。資斧維艱。裹足不前。至有始首窮經。不得一預童子之試者。乾隆三十二年。通判胡建偉。擇文理稍優者。資其盤費。再王勸諭。僅有九名應試。是科入泮者已有三人。旋據歲貢生呂崑玉等呈請。就澎湖考試。造冊送道。牒府備案。援照南澳之例。免其縣府兩試。仍附入臺灣學額。憑文取進。詳准部咨議行。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科考焉始。另編澎湖字號歲科取進名數。在臺邑額內。士林稱便。澎人之得以預試者。自胡倅此舉始。由是人文聿起。甲乙兩科。相繼擢。與臺郡代興。至今錦錦勿絕。民思胡公之德。宜

其祀於文石書院尸而祝之。久而不諱也。時澎湖無稟生。保結責成本廳。查照煙戶門牌。凡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墓廩舍。方准應試道考。乃着臺學廩生保結識認。俟澎湖補廩有人再歸。就近保結。後因澎湖缺人。而臺廩遠隔大海。乃由澎之增生暫行保結。道光七年巡道孔昭虔詳准。廣額澎湖依舊另號。每次取進定額二名。撥入府學。不在臺邑額內。道光九年巡道劉重麟。又撥府學一名。自是每次額進三名。查邇來臺屬人士。因捐助軍資。團練出力。遞廣入學。名額澎人。雖無捐助軍資。而團練屢經出力。乃獨抱向隅何歟。惟徐中丞備兵臺灣時。以澎童文理較優。多撥府額二名。共進五名。士林深感其惠。而不着爲例。卽近

年設學之議。亦未准行。考澎湖赴試者。雖僅百餘人。然文字皆係本色。並無鎔替之弊。似較有實學。論者謂卽仿照徐中丞定額。取進五名。別立廳學。亦未爲過。而建文廟明倫堂於媽宮。以肅仰瞻而生觀感。未始非教化之先資也。

按鳳山縣學文童。亦祇二三百人。而每歲取進。合之撥府者有二十人。以勞較之。相懸甚矣。澎湖應試。雖僅百餘人。然以遠隔大洋。盤川難辦。不赴試者亦多。則寬爲取錄。以惠海外士林。誠維繫人心之先務也。澎湖村社皆有蒙塾。係民間自延蒙師以教童蒙。脩金厚薄不等。各從其俗。與臺灣番社之社學異矣。胡通守建偉任澎。仿陳榕門之法。每歲於二月中旬。傳齊澎湖社師考較。

一次。并仿程純公之法。因事下鄉。時親詣塾館。將兒童所讀之書。正其句讀。若教之不著。則易置之。其勤而得法者。旌獎之。童子能背書能解說。並能熟誦聖諭廣訓者。給與紙筆。以示鼓勵。儒吏雅化。迄今猶播爲美談。至於義學。向來未設。光緒三年。劉通好家。驄於媽宮文澳。各設義學一所。捐廉以作脩金。未幾劉去。而義學亦罷。竊遡島十三澳內。每社皆有蒙塾。書聲相聞。而每年脩金。少者或僅一二十文。故雖貧民。亦送其子弟入塾讀書。兩三升始行改業。是時塾甚廣。無庸另設義學也。惟書院經費難裕。膏火無多。無以爲鼓舞之資。則籌之尤共費者耳。

附賓興試館

道光二十二年通判王廷幹飭舉廩生陳玉珩生員陳大業等勸捐賓興款項七月互同港監生張騰貴生員黃春桂各捐餅金五百元共一千元均交生員葉清瀾經手生息每科鄉試每人給銀二十元每年底開造四柱清冊送官查核

道光二十六年通判鄧元賓勸捐小賓興公項爲每科生童赴郡應道試之費生員張對揚監生張騰貴各捐五百千文監生劉元成捐左營街瓦店二座價錢二百千文繳契存案鄧倬倡捐一百千文監生黃九基合興號各捐二百千文餘數十千不等合計二千五百餘千文交生員陳

國棟經理生息。約每次人給三千文。以作考費。係抽利錢散給。餘剩利錢。爲書院膏火。年底造冊送官查核。現左營街店屋尚存。撥歸總董經營。

光緒十一年。通判程邦基。清釐書院舊欠。起蓋店屋收息。以充諸費。每科鄉試賓興就院項內提出三百元或二百元。爲士子鄉試盤費。按名勻攤散給。惟小賓興一欸。尚待籌議。

澎湖試館在臺灣郡治。

土名二府口

乾隆間前廳胡建偉解任後。

在臺捐建內兩進各一廳二房。右邊護厝房五間。額曰澎湖書院。爲應試諸生公寓。內祀前廳黎溶。道光二十九年就小賓興項下。抽出銅錢一百千文修理。光緒五年增生。

陳維新添建敬字亭。但屋宇多圯。宜亟籌修建。
省垣會館。同治初年訓導魏輯熙臺人因澎湖紳士蔡繼漸
辭退銀號領回之項。先挪四千九。就省垣南臺買地創建
臺澎會館。而以捐題之款歸還母銀。於是臺澎諸生應鄉
試者。甫登岸時。得以休息。行李咸稱便云。

書院

乾隆三十一年冬。通判胡建偉。准貢生許應九等之請。捐
建書院於文澳西偏。距廳治三百餘步。至次年孟夏落成。中爲講堂三
楹。祀有宋周程朱張五子。前則頭門三間。中架魁星樓。後
爲堂三間。中祀文星。左右兩間。爲山長住處。東西耳舍各

十間。爲諸生肄業之所。榜曰文石書院。文石。彰產也。其石
五色繽紛。文章炳蔚。故取名焉。又撰學約十則。以教諸生。
五十五年夏。壞於風災。知府楊廷理來彰撫卹。諭通判王
慶奎、鳩資修葺。嘉慶四年。通判韓蜚聲捐廉重修。改建魁
星樓。以後堂作講堂三楹。額曰有志竟成。二十年。通判彭
謙就院後再建五間。以祀文昌。道光元年。通判蔣鏞重錄
學約。鐫板懸講堂東西壁。七年秋。與協鎮孫得發、遊擊江
鶴等捐廉倡修。自爲主講。以修金充。又貲。九年春。改建魁
星樓於巽亭。取文明之象。文昌祠移前。又添蓋拜亭。督
工者生員呂作屏、勸捐者大員王雲鵬等。十年冬落成。距
胡公創建之年已周甲矣。並詳請發餉籌款生息。春秋祀

文昌敬用太牢。丁祭日動用書院生息用少牢。茲祀胡韓
二公。以後雖屢經修葺。而前進及耳舍久年倒壞。光緒元
年董事生員蔡玉成。邀同紳士陳維新。許樹基。黃步梯。蔡
榮賢等。重議修建。以後進文昌祠規模稍狹。議拓而廣之。
時連年秋收豐稔。士民踴躍樂捐。有郊戶職責黃學周。首
捐三百兩。爲翻蓋後殿之費。於是協領吳奇勳。通判唐世
承。劉家驄。及郊戶殷戶。各捐重貲。時舉人鄭步蟾監生林瓊樹武生
高其華捐修魁星樓甫畢亦附焉
玉成復多方勸募。共得二千餘兩。及與步梯榮賢及步梯
之子諸生濟時。在院督工。寒暑不輟。至二年冬落成。規制
宏敞。棟宇一新。後殿添蓋兩旁精舍。左邊祀胡韓二公。茲
前倅將鋪王廷幹祿位。其講堂中廳祀制字倉聖。又於外

庭。建惜字亭。時院中經費支絀。賓興膏火不給。王成多方籌畫。以延山長。親赴臺灣道劉廉請。籌撥經費。而賓興膏火始裕。光緒年間通判程邦基於城內建程朱祠。於是山長皆寓祠內。惟春秋祭祀。至書院行禮而已。詳記見藝文

謹按書院經費既裕。則官師月課自可扁門。考談俾盡一日之長。方有裨益。至從前辦理經費專責總董一人。其賢者固足以有爲。無虞掣肘。不賢者流弊亦多。但前此皆現錢。分借各紳商轉瞬間。人事變更使總董無從追索耳。今則課項店稅皆年款年清。不患本銀之侵蝕也。惟查內地院頃一歸官辦。胥吏無不舞弊者。如厦之紫陽。前車可鑒。計其若擇公正紳衿三四人酌定畫一

章程。使輪年董理。以限日送官存查。亦經久之道也。

學約十條

前通守胡建偉

一曰重人倫。古者庠序學校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人倫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爲學者之所必先也哉。試思人生那有一日不與五倫之人相周旋。聖賢那有一言不與五倫之理相發明。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條規。首列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爲學者學此而已。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則所以學之也。若夫修身處事接物之條。皆在所後焉。蓋人倫之理。命於天。則謂性。率於性。則謂道。性與天道。乃學問之

大原。而其實不過於人倫日用之間。各盡其當然之實。自
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如中庸一書。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
文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至
於無聲無臭。無以復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則實在三
達德。以行五達道。以馴至乎其極而已。豈有他哉。然人倫
固有所重。而孝爲百行之原。則又五德之本也。人能善事
父母。必篤於兄弟。和於妻子。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至性
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何
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宦牆。而門內多慚。至性滋
薄。以親反哺之鳥。跪乳之羊。猶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
友。親親長長也哉。清夜自思。何以爲人。何以爲子。更何以

謂之學道。可不惕然而知所冀耶。

二曰。端志何。志者心之所立也。凡人心之北之彼。志必先爲之何道。而後心乃從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東。志必先向東而去。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鵠也。故學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爲也。禮曰。一年離經辨志。蓋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後可以漸進。以至於智慮通達而爲大成之候也。卽如孔子至聖也。亦必自十五志學。而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無着處。世人讀書。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稱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

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貴為功名。富貴之外復有何來。趨向不端。宜其所學皆非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正在於此。今生童中儘有穎異之資。止是志向不專。為習俗所染。未能捍脫。卽勉強從學。或作或輟。口耳之功。區難更。何有於心性之學。光陰坐廢。卒無成就。殊可惜也。試觀漢儒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載不一窺家園。宋范文正公斷齋劃粥。勤學勵學。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爾諸生可承勉哉。

三曰辦理欲。凡人莫不有性。性卽理也。性發而為情。情動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聖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劉子云。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